

李公麟

# 水龙吟

楊石

上



44.568  
SLY  
22

雪中雅集

水尤吟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龙吟/云中雁著

ISBN7-5371-1566-4/I.1002 ￥35.00 元

I 水…

II 云…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210

水龙吟

---

作者 ■ 云中雁

责任编辑 ■ 杜渲 雷良波

封面设计 ■ 蓝戈

---

出版发行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联系电话 ● 0756-3331403

---

印 刷 ▲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21.75 字数 ▲ 465 千字

版 次 ▲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0 册

ISBN7-5371-1566-4/I.1002

定 价 ▲ 35.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云中雁

侠坛“阿波罗”(太阳神)。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鲜血遍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形成独特的读者群。惜乎下笔惜墨如金，作品传世不多。

云中雁书系

琼楼十二曲

烈火修罗

解语剑

孤剑红颜

圣剑双姝

龙笛玉符

铃马雄风

吹箫引凤

神剑灵童

水龙吟

双凤驭龙

骏马雕鞍

红楼玉钗

红豆闹江湖

## 内 容 提 要

他，宛如伴着死神同行的“金童子”，手上翠剑，腕上白铃，冷酷地施行着逐个手刃当年毁门仇人的计划！

他能在一招之内令数名高手身首异处，能在剑拒胸前一寸时候倏然移开；能令少林首席长老乖乖地罢战闭门思过，终身不敢出江湖。他那令死神退避的顽强生命力，令巴连铎，海祟岳那样的老江湖布下的陷阱一次次落空……

他的英雄气概令大美人凤鸣春抛剑相助，芦苇荡里双双蒙难时，生死关头，又亲眼领略什么叫英雄肝胆，怎不誓死相追随？

龙飞天的三个心高气傲又美如仙姝的女儿眼中何时有男人？当花彩玉、花红玉百般挑衅却不免接受英雄授手才免遭凌辱时，始知自己是“小女子”。小女儿花想容因在人生的西风落照时窥见真正的男儿风骨，狂妄和倨傲尽化为柔情……

女大王云飘飘眼高于顶，看惯云起云飞，但她竭尽  
心智却不能撼动男儿心志时，终于露出了女人的真面目

.....

险恶的江湖中，有真男儿在从容前行.....

# 目 录

---

第一章 金童般的少侠	(1)
第二章 天魁七星步	(24)
第三章 古林枭啼	(48)
第四章 花影婆娑	(71)
第五章 暗 器	(95)
第六章 古画美人	(118)
第七章 断臂的巴虎	(142)
第八章 美眸中的柔情	(165)
第九章 飘然出尘的花想容	(189)
第十章 新雪·新血	(214)

第十一章	湖月酒楼	(237)
第十二章	美人与深渊	(261)
第十三章	盲 龙	(285)
第十四章	星河渗透月无光	(307)
第十五章	惊天一指魂魄飞	(329)
第十六章	金蝉脱壳之计	(345)
第十七章	青莲·白藕	(376)
第十八章	地绝叶蓬霜	(400)
第十九章	雪地里的忏悔	(423)
第二十章	五两纹银买棺材	(448)
第二十一章	外乡人	(472)
第二十二章	终南霍家	(495)
第二十三章	峡谷石梁大斗法	(518)

第二四章 血 箋	(542)
第二五章 魔心姥姥的目光	(565)
第二六章 云飘飘	(589)
第二七章 索据失据	(612)
第二八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636)
第二九章 巫山云雨情	(659)

## 第一章 金童般的少侠

艳阳才刚从万峦重叠的群山峰顶露出半边脸来，金线般刚直光灿的辉芒，密织地铺洒在整片耀目无边的平坦绿野上，温馨、平和而安详。

汝州城，就座落在这片浩瀚无垠的翠浪绿野里。

汝州，是洛阳到襄阳，也是少林至武当的必经之地，是一处酒楼、客栈林立的繁华城镇，也是各道人物风云集会的所在。

四年前，这里鸠工精构起两座鹤立鸡群的宏伟建筑，一座是城北的天威镖局，一座是城南的聚英酒楼。

聚英酒楼几乎抢走了城内各家酒楼客栈内所有的江湖主顾，住的几乎全是些带剑带刀的人，生意盛极一时，天威镖局成立不到五年，更是盛名远播，生意兴隆，甚至有人远自洛阳和开封前来托镖，天威镖局打从成立以来，凡是由它保的镖，从未出过丝毫差错或闪失。

这两座宏伟的建筑在汝州已开业了四年多，但城内除了有数的几家富绅在他们同业的招待宴席上见过两位主人外，四年多来，从来无人见过他们，因此，各种不同的猜测与传说也就时有所闻，但是，不管哪一种猜测与传说，最后的结论总不外乎这两家的主人是两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湖高人。

在旭日瑞光的照射下，聚英酒楼的主人今天竟然意外地出现在天威镖局的门前了，但从他脸上却找不出一丝春天舒畅欢悦的气息来。

那是一张满布皱纹的圆脸，苍白的络腮胡子从耳根乱糟糟地漫

## 水龙吟

---

延而下，一直布满了整个的唇边与下巴，浓眉三角眼，虽然已是五十七八近六十岁数了，但在他脸上却找不出一丝长者的和悦慈祥的气息来，要不是他经营的那片酒楼生意兴隆，谁都无法相信他会是个经商的安善良民。

虽然，人们从未见过他进过天威镖局，但他却似乎与天威镖局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因为，他进天威镖局就像进他那聚英酒楼的从容自然，这使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觉得奇怪，但是奇怪的事情却在他进门之后接着发生了，一向不闭户的天威镖局突然把那两扇红漆大门关上了。

事情在表面上已呈现不寻常的现象，骨子里则更不寻常。

天威镖局上上下下，连镖师、趟子手人等此刻全都集中在宽敞的正厅上，正堂前的两把太师椅上，左边坐着聚英酒楼的主人，右边坐着天威镖局的主人。

天威镖局的主人也是个六旬上下的老者，一身黄袍衬托得他那张原本就黄得古怪的三角脸更黄，他一双锐利的鹰眼正一瞬不瞬地盯着左边老者平放在膝上的那个长包袱，良久良久才说道：“李大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我关起镖局的门来说话？”

李姓老者神色凝重如冰，沉声道：“陆大哥，我酒楼里前些日子来了个不寻常的客人，但我一直没看出来，直到他今天突然找我代他来你这儿托镖，我才发觉事态严重。”

陆姓老者闻言先是一怔，接着扬声大笑道：“哈哈……我说，老李，你也太小题大作了，他托的是什么贵重的货色值得我金眼雕陆滔与你血蛟李石峰关上门来说话？老李，我看你准应了那句江湖越老，胆子越小的俗语了。”

金眼雕陆滔神情一松，满厅的人神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但是，血蛟李石峰的神色却依然凝重如初。

语气加重了份量，血蛟李石峰道：“你可知道前几天是什么天气？”

语气中仍然带有几分诙谐，金眼雕陆滔道：“下雨天，对吗？”

重重地点了点头，血蛟李石峰道：“不错，这就是他为什么今天才托镖的主要原因。”

神色微微一凛，金眼雕陆滔道：“怎么？莫非他托的是件宝物？”

脸上没有一丝喜色，血蛟李石峰以呆滞的声音道：“不错，是件绝世奇珍，但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金眼雕陆滔没等李石峰把话说完，一把抢过他膝上的包袱，迫不急待地撕开黄绫布，一片晶莹欲滴的翠绿光芒突然映入他的眼帘。

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的，金眼雕陆滔原本腊黄的脸膛只在这起坐的一瞬间突然变成了腊白色，两眼发直地盯着双手紧紧抓住的东西，声音几乎是从喉咙中发出来的。

“翠剑？”

白玉柄、金剑穗，衬托得那翠绿晶莹，似有绿水波动的碧绿剑鞘益发光彩夺目，令人见之则留恋难舍，爱不释手。

然而，谁又会知道这柄光彩夺目动人心魄的奇珍有多少武林中人正在日夜地担心着它会重现江湖呢？

凡是在江湖上走动过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些有关这柄剑的来历，因此，翠剑二字才刚从金眼雕陆滔喉管中发出来，全厅所有的目光已全集结在剑身上了。

痴呆呆地站了半晌，金眼雕陆滔才道：“是真的翠剑吗？”

语气沉重如初，血蛟李石峰道：“这就是他选今天日出时托镖的原因。”

急切的，金眼雕陆滔道：“剑身上真有北斗七星？”

有些不耐烦了，血蛟李石峰道：“这不是废话吗？假使在日光下剑身上显不出北斗七星来，又怎能证明这剑就是翠剑呢？他又怎么会选有太阳的日子来托镖呢？”

金眼雕陆滔道：“你可曾看到血铃？”

迟缓的，血蛟李石峰从宽大的袍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盒，道：“在这里面，他用这个作为托镖之资。”

## 水龙吟

无力地坐回椅子上，金眼雕陆滔道：“你可曾打开看过？”

血蛟李石峰点点头没有开口。

金眼雕陆滔这一次没有勇气再把玉盒抢过来打开看了，只有气无力地道：“如果他没有死，那我们全完了，老李，你可曾见过那托镖的人？”

眸子中头一次闪过一线贪婪的异彩，血蛟李石峰道：“见过了，这就是我特地跑来找你商量的原因。”

金眼雕陆滔急声问道：“什么样的人？多大年纪？有没有坐骑？”

血蛟李石峰道：“五十出头，短胖身材，没有一点扎眼的地方。”

脸色恢复正常，眸子中重又闪烁出锐利的光芒，金眼雕陆滔道：“那不是他，那小子如果还活着，至今最多也只有二十二三岁，而且，那小子英挺俊拔，天生的就一副慑人威仪，任他怎么妆扮也掩不掉那身令人慑服的神彩，老李，只要不是他，那咱们今天得来的这个功劳就足够做你我平步青云，名传武林的了。”

血蛟李石峰慎重地道：“我可以断定那个托镖的人十成有十不是他，但是，那小子诡计多端，心思过人，我担心的是那个人只是他放出来的饵。”

金眼雕陆滔笑笑道：“哈哈……老李，你我兄弟相处多年，说句不怕人见笑的话，对付咱们，他还用得着放饵吗？”

血蛟李石峰表示同意地点了下头，但语气依然十分凝重地道：“我也想过这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其中暗伏波涛，如果不是他弄的鬼，准是这个托镖的老小子想利用咱们作为他与咱们当家的攀交情的进身之阶。”

金眼雕陆滔锐利的眸子中杀气腾扬，阴声道：“不错，你这个猜测的可能性很大，只是，这老小子也未免把咱们兄弟看得太软了些，老李，咱们何不将计就计地把这趟镖接下来？”血蛟李石峰凝重地道：“你是说……”

金眼雕陆滔道：“黄土坡，青石亭。”

血蛟李石峰道：“有道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担心这老小子不是

个简单人物，而且，事关咱们当家的在此地设这两个暗卡的大计，咱们如果蛮干一通，万一出了差错，你我二人谁担得起呢？”金眼雕陆滔道：“咱们这就派人快马到南阳去禀告当家的，并约定好咱们到达黄土坡青石亭的日期，那边正好可以派人来支援，这边，在出发之前，你我先把两名精英预先派到黄土坡埋伏起来，我就不相信那老子会有通天的本事能逃得出咱们布下的天罗地网，老李，你看如何呢？”

心中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妥，但又找不出不妥之处，血蛟李石峰道：“也只有这么做，咱们这就派人去吧，我回去告诉他镖托好了，五日后动身，两个月运到襄阳，你这边就选几个得力精明的先把翠剑、血铃送到南阳石佛寺去交给当家的。”

金眼雕陆滔笑道：“好，咱们就这么办。”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但血蛟李石峰却总觉得这两件武林奇珍就这么到手的话，事情实在简单得有些令人不敢相信。

从汝州到方城足有四五百里地，而从方城至南阳则不到两百里路程，当天威镖局迎风飘扬的镖旗走出方城之后，金眼雕陆滔与血蛟李石峰都忍不住相顾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因为，只要再走个三四十里，过了唐河之后，就到了他们当家的管辖的地面了。

黄土坡就在唐河渡口与方城之间，二三十里辽阔的地面俱是一片黄土，干旱异常，草木不生，突岭凹谷曝露在烈日艳阳之下，触目一片冷寂荒凉，不但人踪绝无，即使是飞禽走兽常日里也难得一见，也正因为如此，青石亭才使打此路过的商旅觉得格外亲切。

青石亭有两排矮屋，勉强可以容得下二三十个过往商旅，两排东西向厢房的正中是酒馆，馆前约有一箭之遥是一座青藤盘搭的茶棚，棚下桌椅全是青石琢成，青石亭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青石亭一向以待客亲切而驰名于附近，但是，对那些怀有巨资的商旅，亲切却往往是他们丧生失财的征兆，但是，由于青石亭一向做事手脚干净俐落，因此，这个秘密一直没有人知道。

天威镖局的大旗刚插在青石亭边，青石亭的伙计已迫不及待地迎了出来，恭敬地弯腰让道：“三位大爷才到啊？里面请。”

## 水龙吟

站在金眼雕陆滔与血蛟李石峰中间的矮胖老者闻言微微一怔，道：“听口气，小二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了似的？”

金眼雕陆滔瞪了小二一眼，笑道：“邱老不要多心，凡是开店的，一向都喜欢用这种口气，使人听起来觉得分外亲切些。”

胖脸上闪动着不安光彩的小眼睛眨了两下，胖老者道：“二位，兄弟我虽然称不上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可也是从小就在江湖上打滚打出来的，二位如果把兄弟我看成是个地道的商人，那二位可就走眼了。”

朝血蛟李石峰使了个眼色，金眼雕陆滔一把抓住邱姓老者的右臂道：“邱老，有话咱们里面说，不要误会。”

在金眼雕陆滔动手的同时，血蛟李石峰也抓住了邱老者的右臂，不由分说地就往里面架。

邱姓老者见状脸色一沉，运足全身之力往下一沉，一面沉声道：“你们要干什么？”

邱姓老者这么一用力，可就泄了底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个江湖上有名的人物。

邱姓老者被架进酒楼之后，一见里面的景象，脸色登时变青了。

一个个如狼似虎的汉子，黑压压地在酒楼四周站了一大片。

陆、李二人把邱姓老者按坐在大厅正中间一张八仙桌边的椅子上，金眼雕陆滔望着坐在邱姓老者对面的那个黑脸狗眼、模样阴狠残毒的五旬上下的老者笑道：“邱老，来，让兄弟给你们引见引见，这位就是这青石亭的主人，号称恶狗，姓林，单名一个霸字，林兄，这位就是托镖的镖主，邱明，邱老，嘿嘿！”

尽管满脸是汗，邱明仍觉得嘴唇发干，用舌尖舐了舐，急促地道：“列位兄台、先进，江湖上讲究的是冤有头，债有主，我邱明虽然只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的浑浑，算不上是江湖中人，但却知道这个规矩，因此，今天我要当着列位的面郑重声明，那两件东西并不是我的。”

恶狗林霸阴沉沉地笑了一声道：“邱老，不是你的，你说是谁的呢？”

那声音虽然柔和，但却令人入耳心寒。

邱明忙不迭地回道：“是一个年轻人托我替他做的。”

陆、李、林三人闻言脸色同时为之一变，齐声道：“那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哭丧着脸，邱明道：“他……他没告诉小老儿，小老儿只知道他年纪约有二十二三岁，骑一匹通体洁白如雪的白马。”

三张脸上的变化更惊讶了，血蛟李石峰首先脱口道：“白马？通体洁白如雪的白马？”

邱明见事有转机，忙道：“那马的确通体洁白如雪，因此，那一对铃悬挂在马颈下，就益发显得红艳而醒目了。”

血蛟李石峰脸上汗冒如雨，急促地道：“帝剑血铃韩星晖。一定是他！”

酒楼内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金眼雕陆滔才开口暴戾地道：“邱老儿，你在哪里遇到他的？是怎么认识他的？”

邱明呆了一呆，斯斯艾艾地道：“我……我……”拍的一声，恶狗林霸一掌拍在桌面上，暴烈地道：“姓邱的，你打算拖时间吗？”

打了个哆嗦，邱明怔道：“小老儿当时觉得他很年轻，那匹马看起来又值不少银子，因此就想……”血蛟李石峰道：“想抢？”

邱明点了点头，没开口。

金眼雕陆滔冷笑道：“叫你干这件事，他给了你多少代价？”

邱明道：“黄金五两，答应事成之后再给小的五两。”

三个人彼此互望了一眼，又相顾点了点头，恶狗林霸冷冷地道：“邱老，你那五两只怕得不到了。”

邱明一见苗头不对，霍然站起身来，转身就要往外跑，却发现已没有可遁之路了，情急之下，急忙转身跑向恶狗林霸哀求道：“林大爷饶命，小的只是替人跑腿混口饭吃的，这件事实在与小的完全无关呀！”

恶狗林霸冷森森地道：“少罗嗦，送他上路。”

站在邱明身后的两个青衣汉子闻声同时抽出身边的厚背刀，举刀就要下手。一串悠扬清悦的铃声恰在此时传进众人耳膜中，那声